

对他者的翻案与自我的生成

——论尾崎红叶小说翻案与创作的关系

赵海涛^{a,b}

(江西师范大学 a. 外国语学院; b. 叙事学研究中心, 南昌 330022)

摘要: 明治大作家尾崎红叶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小觑。先行研究中多从尾崎红叶对日本传统文学的承袭关系上的过度阐发, 而使得学界的研究厚古薄今, 对于尾崎红叶从西欧文学中寻找新的写作模式的现实却不甚重视。文章认为尾崎红叶的文学翻案不仅承袭了日本古典文学的养分, 还受到西欧文学叙事方式的影响, 他在充分吸收了外来文学的养分之后, 探索出了一种综合东西方文学优势的新的写作模式。

关键词: 尾崎红叶; 小说创作; 文学翻案; 日本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I313.07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349X(2017)01-0088-05

DOI: 10.16160/j.cnki.tsxyxb.2017.01.013

From Imitating Others to Distinguishing Oneself: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iterary Imitation and Creation of Ozaki Kouyou's Fiction

ZHAO Hai-tao^{a,b}

(a.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b. Center for Narrative Studies,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literary status of Ozaki Kouyou, a great writer in Japanese Meiji, is not to be taken lightly. Studies of Ozaki Kouyou mostly focus on his inheritance of Japanes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nd ignore his attempts to borrow new writing patterns from Western European literatur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in his literary imitation Ozaki Kouyou not only inherited the nutritive elements of Japa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but also absorbed the nutrients of foreign literature, thus developing a new writing style by combining the advantages of East and West literature.

Key Words: Ozaki Kouyou; fiction creation; literary imitation; Japanese literature studies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6CWW010);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WGW1511); 江西省人社厅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2016KY30); 江西师范大学博士、博士后科研资助课题(0751)

作者简介: 赵海涛(1982—), 男, 陕西合阳人, 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日本文学研究。

一、引论

尾崎红叶(1868—1903)作为日本明治初、中期扛鼎级作家,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小觑。他毕生向读者贡献了诸如《京城傻瓜人偶》《心的阴翳》《三个妻子》《多情多恨》《金色夜叉》等脍炙人口的杰作,在当时全盘西化的大背景下,一度导引明治文学创作出现复古潮流。近些年,随着大众读物日益得到读者的青睐,以尾崎红叶为首的大众小说作家的作品也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纵观以往对尾崎红叶文学的研究,大多着力于讨论文本与日本古典文学的承袭关联,如土佐亨的《红叶文学中的“风俗”论》论及尾崎红叶的小说并非仅仅是简单的写实,更是沿袭了日本古代说话文学的风格,用日本志怪小说的叙事手法来呈现明治社会的世态^[1]。新一代学者木谷喜美枝则通过梳理尾崎红叶《三人妻子》的文体问题,认为作者虽然通过小说人物的心理描写尝试改变以往的创作风格,但是仍然无法摆脱日本近世小说技法的规则的制约^[2]。由于以上研究中从尾崎红叶对日本传统文学的承袭关系上的过度阐发,而使得学界迄今为止对尾崎红叶文学翻案的研究厚古薄今。尽管70后、80后学者(如坂本美纪、马场美佳、堀启子等)通过文学比较等手法从尾崎红叶作品中寻找西欧文学的影响,并力求突破,但是此举对于日本学界对尾崎红叶的文学评价依然显得无力。实际上,学界对尾崎红叶一生中大力翻案西欧文学的事实依旧不甚重视。这无疑对更为客观地评价尾崎红叶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不利,更甚至会产生消极影响。

基于此,笔者认为尾崎红叶的文学翻案不仅承袭了中国和日本古典文学的养分,还受到了西欧文学叙事方式的影响。尾崎红叶是在充分汲取了外来文学的养分之后,充分发挥了作家自身的独创性,从而探索出一种综合东西方文学优势,又不乏自我创见的新

的写作模式。

二、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翻案

翻案是日本文学中的一个学术概念,指的是日本作家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为了符合日本读者的阅读趣味和获得日本式著文的合理性,从而对原作(原典)在不同程度上进行的改编、改写和改创。早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文人醉心于中国古代文学,从日本上代的开山作《古事记》《日本书纪》《怀风藻》到明治学者们的著经立说,都不断从中国古代文学著作的故事架构和叙事技巧上寻求灵感,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近代之前的日本文学的创作内容和写作水准。

到了明治中期,活跃在文坛的大作家尾崎红叶翻案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时候亦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张秀强副教授在博士论文《尾崎红叶文学研究》中较为详细地梳理了尾崎红叶阅读中国古籍的情况。尾崎红叶日记中对其阅读《文心雕龙》《夜谭随录》《尺闻录》《霞客游记》《红楼梦》《淮南子·人间训》《木兰奇女传》《纪晓岚五种》《书启合璧》《剪灯夜话》《聊斋志异》等^[3]都有详细记录,并将部分作品的细节和典故化用到随后的具体小说创作当中。例如在《风雅娘》伊始就援用了《长恨歌》中“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历史典故,在小说《紫》的篇首则引用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作《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的序文“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的全文,以向读者展示自己的小说创作构思之精密,下笔之谨慎。

除此之外,尾崎红叶还在具体的小说创作中大量借鉴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结构。例如,根据清朝人慵讷居士的小说《尺闻录·嫁祸自害》翻案了中篇小说《彩金》。经尾崎红叶的翻案后,《彩金》这部小说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嫁祸自害》中的故事结构,刻画了小人物为了贪图钱财而起了讹诈之心的心路历程,并最终落得血本无归的趣味故事。比较

二作的异同可知,在《嫁祸自害》的基础上,尾崎红叶在小说故事的情节性和叙事语言上上下功夫,新作的篇幅比原作增加了四五倍,主要不同点是在人物的语言描写和心理描写上。《彩金》的故事性和可读性更加生动逼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两部小说的故事旨趣也大致相同,都是告诫世人勿要因贪欲而起歹念,否则只会是落得自食恶果的结局。

三、对西欧文学的翻案

通过《彩金》与原典《嫁祸自害》的异同来看,尾崎红叶在对古典文学翻案的时候还停留在单纯的故事架构之上,并未能够在作品的旨趣上有所提升和突破,二作都在宣扬因果报应、爱财有道的朴素的处世道理。这说明尾崎红叶对《嫁祸自害》中所宣传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价值观深表认可,这大概是作家喜爱阅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缘故之所在。另一方面,尾崎红叶与此同时大量接触西欧文学作品。笔者的博士论文《尾崎红叶小说研究》则对此进行了相关梳理。尾崎红叶毕生酷爱阅读法国、俄国、意大利、德国等近代文学最早出现萌芽的新文学重镇的作家作品。据此,尾崎红叶还翻案了23部欧洲国家作家的文学作品。从笔者掌握的材料来看,尾崎红叶只会英语,且能达到熟练阅读的程度,他阅读了大量的西欧文学的英文版本,并获得创作灵感,翻改了近30篇小说作品。从统计数据来看,尾崎红叶翻案作品原典的作家国籍分别来自法国14次(左拉4次、莫泊桑3次、莫里哀2次、都德2次、马里沃1次、雨果1次、无名氏1次)、俄国6次(托尔斯泰2次、屠格涅夫2次、契诃夫2次)、意大利4次(薄伽丘4次)、德国3次(格林1次、莱辛1次、弗洛达鲁丁1次)、阿拉伯2次(《天方夜谭》2次)、美国2次(巴萨·格雷1次、不详1次)、丹麦1次(安徒生1次)、全部不详5次^[4]。数量之大,范围之广,即便是在今日也令人钦佩。

不通晓法语的尾崎红叶阅读了英语版本的莫里哀戏剧,他也是第一位翻案法国戏剧家莫里哀作品的日本人。早在1892年前后,他就先后将莫里哀的名作《悭吝人》和《屈打成医》先后翻案为《夏天的短褂》与《恋爱的病》。纵观其与原作之间的异同,尾崎红叶不仅仅在莫里哀戏剧的故事结构上进行了借鉴,而且新作品的旨趣与原作也已经大不相同。莫里哀的原作《悭吝人》讲述的是大吝啬鬼阿尔巴贡如何不顾亲情而一心守财的故事,而尾崎红叶的《夏天的短褂》讲述的则是地主的儿子德之助怎么样来利用父亲五郎卫吝啬贪婪的性格弱点套取到父亲的钱财,并巧施苦肉计娶到心爱的姑娘八重的故事。莫里哀的另外一部剧作《屈打成医》讲的是贫苦人斯卡纳赖尔性格暴躁但本性善良,被误以为是医术高超的医生,最后骗局被揭穿后遭到暴打的故事。而经尾崎红叶翻案成《恋爱的病》后,则改写为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的弥三郎和阿类在假扮为医生的七兵卫的掩护下最终顺利私奔获得幸福,而中间人七兵卫最后遭到暴打的故事。将两组作品结合起来,尾崎红叶对西欧作品的翻案和对中国古典名著的故事的大篇幅改写已经大有不同。他没有援用以讽刺戏谑见长的莫里哀的写作旨趣进一步展开,而是选择和借用原典中的部分情节,经过改写和重组后突出小说中的爱情故事结构,从而将明治时期青年男女的恋爱情况呈现给读者。

四、对日本传统文学的翻案

1893年发表的《心的阴翳》通常被认为是尾崎红叶迈入晚期创作的重要标志。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尾崎红叶从欧洲文学作品中习得了被认为是近代小说重要标志的心理描写等写作技巧。此时的尾崎红叶小说在呈现出西方近代要素的同时,其实更多地是继承了以江户文学为代表的日本近世小说的叙事技巧。《心的阴翳》中讲述的是盲人按摩师佐之

市暗恋主家小姐久美的故事。以盲人按摩师为作品的主人公其实并非尾崎红叶的首创,早在日本室町时期的净琉璃木偶戏《壶坂寺》中就以盲人按摩师泽之市为写作对象,这比《心的阴翳》的发表要早近三百年。《壶坂寺》讲述的是盲人生活在黑暗世界中的抗争与艰辛。除此之外,两个人物都喜欢在释放情绪的时候唱民间小调,而且最后都在最后遭遇了感情上的失败。由此可见,《心的阴翳》极有可能是作家尾崎红叶在对江户净琉璃剧本充分研读后进行的二度改编,这是极有可能的。并且十分巧合的是,在日语中,两部小说的主人公泽之市和佐之市在日语中的发音也是一样的。净琉璃木偶戏是日本的国剧,而《壶坂寺》数百年来在舞台上不断演出,历久不衰。熟谙日本传统文学的尾崎红叶不可能对此剧毫不知晓,各种的可能性与巧合也从侧面反复验证了尾崎红叶对《壶坂寺》改写的可能。

小说《心的阴翳》后半部分,久美不能违背父母之命,在要嫁给摩登新青年喜助的前夜,久美做了一个噩梦。她梦到佐之市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形容枯槁,一言不发,随后佐之市将带着染血的浴衣朝久美扔了过来。日本学者坂井美纪认为这个情节受到了江户怪谈小说的影响。由于久美无法为了接受来自佐之市的执着的爱慕来放弃与喜助的婚姻生活,她内心的愧疚催生了“活灵之怨”^[5]的潜意识,而扬善惩恶、因果报应正是江户文学所宣扬的道德标尺,这大概是久美虽然知晓佐之市对自己的挚爱,但是基于现实她无法弃家庭和已有未婚夫的现实以不顾,只能通过梦境表达对辜负佐之市爱意的歉疚吧。虽然此处传达的日本传统文学的价值观念还值得进一步商榷,但是不能忽略的实际情况是,当时很多日本著名作家如井原西鹤、近松门左卫门、曲亭马琴、上田秋成等,都纷纷运用这种写作手法,将人世间的真实与幻想世界中的虚妄交叠转换,并不断写入作品中,从而构

筑出一个个复杂多彩的非现实的文学时空。

五、从小说翻案到小说创作

尾崎红叶被日本明治文坛所接受的第一部小说是《两个尼姑的色情忏悔》。这部小说的题目用的“色情忏悔”一词汇是日本近世文艺形式御伽草子中的热门词汇。究其含义就是一种通过忏悔的口吻来回忆人物毕生猎艳的行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好色五人女》等系列产品。对于尾崎红叶为何在《两个尼姑的色情忏悔》中使用“色情忏悔”一词,日本学者佐伯顺子给出了自己的判断:“红叶试图摆脱这种偏见”,虽然使用了“色情”,却赋予其“全新的爱的理想”^[6]。尽管如此,回到尾崎红叶的这部小说当中仍会发现,小说虽然讲述了二女一男之间的情感与伦理纠葛,但是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最终仍旧选择为了效忠主公而选择剖腹自殉,从而辜负了两个为自己出家的女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两个尼姑的色情忏悔》这部小说的价值观,尾崎红叶似乎更多的仍旧停留在对江户近世文学所宣扬的价值道德观的承袭的立场之上。随后其创作的小说《香罗枕》《三人妻子》等作品中的故事架构亦是如此,大力呈现青楼北里和猎艳技巧,这正是 在这些作品问世后,旋即源源不断地遭到日本文坛北村透谷、国木田独步等评论家大加挞伐的重要契机。

尾崎红叶最为后世所诟病的小说是《三人妻子》。大财主葛城富可敌国,但是他酷爱女色。于是乎在葛城已有正妻的情况下,却依旧先后将周围的三个绝色女子悉数揽入怀中,养在深宅。虽然三个女子对葛城的态度和认识各不相同,但是作品后半部分花费大量笔墨来讲述三个女子在葛城家的日常感情生活。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小说,更具备写实风格的《三人妻子》与井原西鹤的好色系列中游郭北里纵情声色的男子的故事大有不同。

最后断断续续连载五年之久的《金色夜

叉》是尾崎红叶最为世人所熟知的一部长篇杰作。小说的女主人公阿宫一方面凭借美貌嫁给大富豪富山,过上锦衣玉食的上层生活,另一方面又在婚姻步入平淡之后留恋着与青梅竹马的间贯一之间的初恋。到了最后,阿宫不断忏悔企图得到间贯一的原谅。这其实意味着日本传统文学中爱的含义在尾崎红叶小说《金色夜叉》中正在悄悄发生变化。如果说与富山交往时期的阿宫是通过美色换取财富的话,那么到了与间贯一再度交往的时候,爱的含义开始朝着男女之间感情上平等的交流方面转化。另一位主人公间贯一的情况同样如此,一开始遭到阿宫背叛的他万念俱灰,选择做了高利贷的帮佣,但是到了后期他对阿宫的认识也开始发生变化,从对不洁的厌恶到对阿宫的动摇、怜悯,最后甚至在阿宫要去自杀的时候跑去挽救。这也意味着间贯一对爱的认识从之前的建立在家庭观念上的“爱”转化为精神世界中让人获得愉悦满足的“爱”,这和日本学者佐伯顺子所主张的建立在西方基督教恋爱观念上的爱观念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六、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尾崎红叶的文学翻案不仅承袭了中国和日本古典文学的道德教化观念,还借鉴了来自西欧文学的叙事方式和写作技巧,更是作家基于对明治时代认识的基础上,在充分吸收了外来文学的养分之

后,从文学翻案过渡到小说创作,从而探索出一种综合东西方文学优势又不乏作者独创性的新的写作模式。在这当中,小说翻案与创作二者之间互相观照、互为滋养,从而促使尾崎红叶在不足二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源源不断地向明治文坛贡献出了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其影响力迄今不衰。1903年10月,尾崎红叶阖然辞世,一生不过短短35年。3个月后,其遗作《迷路》在大众读物《文艺俱乐部》新年第1期上刊首发表,这部短篇小说翻案自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佳作《迷路的人》,小说翻案之于尾崎红叶整体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 [1] 土佐亨. 紅葉文学における“風俗”[J]. 国文学解釈と鑑, 1978(5): 82-83.
- [2] 木谷喜美枝. 尾崎紅葉文学の研究[M]. 东京: 双文社, 1995: 77-80.
- [3] 张秀强. 尾崎红叶文学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88-90.
- [4] 赵海涛. 尾崎红叶小说研究[D].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2015.
- [5] 坂井美纪. 尾崎紅葉「心の闇」についての考察[J]. 九大日文, 2005(2): 15.
- [6] 佐伯顺子. 爱欲日本[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6: 50.

(责任编辑: 夏玉玲)

声 明

为适应我国信息建设需要,扩大作者学术交流渠道,本刊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文科技期刊、万方和超星数据库等。作者著作权使用费及相关稿酬,本刊均作为作者文章发表、出版、推广交流以及赠送样刊之用途,不再另行向作者支付。如作者不同意将文章编入以上数据库,请来稿时声明,本刊将作适当处理。

本刊编辑部